



從文匯二字看《文匯報》

今年是香港《文匯報》75周年報慶，筆者與本報結緣已踏入第18個年頭。

2006年已故電視人、報人、編劇家、發明家梁立人兄要我接手他在本報副刊《琴台客聚》的欄目，他叮囑說報章上的專欄愈來愈不易得，要好好地寫，長期保持。

那時《琴台客聚》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刊出，共5位作者各負責一天。初期我與另一位文友分擔梁兄一半任務，即是每兩星期交一篇稿。後來有前輩倦勤，變成每兩星期交3篇，交稿時間很不規則。再後來重組隊伍，回到正常的每周一篇。

今時其他前輩因應各自大作的不同題材，早已改用了更適合的「招牌」，《琴台客聚》只剩兩人。這些年來筆者在此已發表雜文900餘篇，合共約千萬字。與報館的領導長時間屬「君子之交」（即「淡如水」也），除了開始時老總召見過一次之外，交稿都用電郵，上峰都換了幾回，卻多是無緣識荆。

「十年人事幾番新」、「二十年風雨輪流轉」，75年大概等於4至5代人。我們這些「下游勞務供應商」雖然加入了這個大家庭，亦算是有份參與營造報紙的風格和水平，但是說到底仍不無疏離感。

不過，對於許許多本報職員和讀者來說，可能與本報已有幾代的交情。或許父輩、祖輩，甚至曾祖輩、高祖輩曾見證過本報於1948年

誕生，也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筆者既與本報只有十多年交集，「遲來不見早花開」，只好拿「文」和「匯」兩字來做文章。

《說文解字》：「文，錯畫也。象文交。今字作紋。」又謂：「匯，器也。」

「文」字本義為紋理、花紋。後引申為自然界的現象，如天文、地文、水文。另又引申為「文字」，古人認為「文」是獨體，「字」是合體。古代漢語多用單字詞而現代漢語多用多字詞，我們日常也就不大區分文和字了。有了文字的新意義，又有所謂文章、文獻、文才和文教的概念了。文科可以與武科對應，文科也可以與理科對應。《易傳·彖傳·賁》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傳·乾文言》：「天下文明。」今時中國讀書人講到文化多聯想到英語的Culture，文明則聯想到Civilization。一個「文」字的含義就非常的多樣化。

那麼「文匯」就是盛載「文」的器物了。不過「匯」字今天很少作本義用。因為從水，多解作河流會合。又解作收集和分類，如在各種有用的材料「匯總」，以便向上級匯報，減省領導的工作。財務活動又有所謂「匯兌」，那是貨幣的交換了。

「文」和「匯」兩字，可以作如是觀，即是各種各樣不同的「文」事，給盛載、收集、會合、分類和交匯都在《文匯報》的實體報紙和網站上作了紀錄。



人生漫闡處
童童

美鳳二三事

這篇文章見報時，我辦公室門外的那工位上，應該已是空空蕩蕩。美鳳是極愛整潔的人，想必除了她的名牌還來不及換下，再看不到她工作過的痕跡。

美鳳的離職，讓我心底裏很失落。她沒有告訴我她的下一份工作是什麼。我只能在每日上環港鐵站熙攘的人潮中暗暗地祝福她，但願她新的工作地點不會離塘太遠，這樣她便不需要每日擠那麼久的車。

3年前，疫情剛起那陣子，我在美鳳工作的那個樓層，分到了一間辦公室。那層樓的辦公區，是元旦簽的租約，剛裝修好，春節時殺到的疫情便令大家居家。待5月份又恢復正常上班，我搬去，就認識了美鳳。她剛剛入職，負責一些對外的公益工作，話不多，但每日上下班很是準時。我問：「你在內地讀過書？」她瞪大了眼睛，表示不可思議，「怎麼會，我一直都在香港讀書呀。」「那你的普通話怎麼這麼好？」我的確是從她的話語來判斷的，她講的普通話完全沒有香港味，雖然不能和內地的電台主持人媲美，但也足夠好，以至於讓我有這樣的聯想。

「我還是學過的嘛。再說，我的媽咪和姐姐都是從內地過來香港的呀。」她嘿咻地笑了起來，那笑容，像一朵靜美的白菊，好看極了。

3年來的相處，讓我從美鳳身上學到了很多。她的直率，她的善良與坦誠，更重要的是，她不似職場的老油條們，懂得那些所謂的職場法則，只說漂亮話、場面話。她不，她總是彬彬有禮地一針見血，直言不諱，但她毫無惡意，善意地給人提醒，催人進步。美鳳的離職，讓我少了可以整日面對的一個「鏡子」，真是捨不得。



潘金英

贈文集賀文匯報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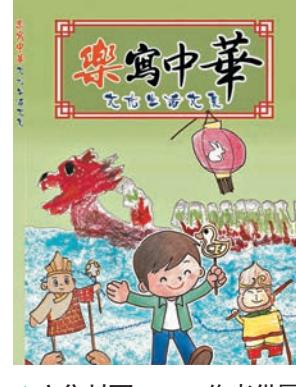
香港《文匯報》從1948年9月9日誕生至今，75年來秉承着「文以載道、匯則興邦」的宗旨，愛國愛港，努力不懈地堅定前行，以客觀公正的立場、及時準確的資訊、鮮明的觀點，與時俱進，成為影響力大的主流媒體；我是忠實讀者，同時有幸是其中專欄作者一員，很想就報慶之際分享我心中感悟和祝福。

《文匯報》常與小市民的生活相伴，我每天閱讀《文匯報》，感到版面表達簡潔醒目，有新聞價值，形象和理念皆好，既聚焦事實硬新聞，亦不乏富人文關懷之軟故事，能給予讀者帶來獨特觀感和意義。我喜歡副刊文章，我欄目的左鄰右里內容不長，但篇篇皆是智慧閃爍的好文章，令人欣賞！讀這報可獲豐富的內地要聞和國際新聞資訊，也讓我認識更多中國歷史和現代發展，近期粵港澳大灣區的議題亦讓我關注，更讓我加深對祖國的認知及了解到祖國高速的發展；因此我也大力向青少年推介《文匯報》，並鼓勵他們投稿，讓他們對祖國之常識漸變廣博，更加深了解到特有的中國文化知識。我認為《文匯報》在香港發展，與學校互相合作，提升了青少年國民身份認同及培育家國情懷；讓學生有正確的愛國觀念，更深入地認識國史和中華文化，培養青少年日後成為良好公民；長大履行社會責任，為社會為祖國作出貢獻！

9月9日正值香港《文匯報》迎來75周年，為慶祝這個大日子，配合推行新學年讀寫工作坊計劃，我和潘明珠將給數百寫作坊學生贈送《樂寫中華文化生活文集》以助興及推廣閱讀，這次寫作坊計劃是公益文化推廣，為學界注入正能量；這恰恰正好富文匯的精神哩。

香港《文匯報》在辦報上堅持不斷創新，不論師生老少，總效法文匯精神，而我也一直致力於培育青少年自強努力，積極創新；樂寫中華文化生活寫作坊計劃正好提供了平台給本地小學生從小熱愛中華文化，藉快樂地多讀多寫，通過個人獨特感悟文章，把中華優秀文化，把生活中的真善美愛，好好傳揚。此次整理佳作出售，展示了小學生在中華文化生活之不同面貌，反映青少年對中華文化之理解、肯定和追求，值得欣賞和支持。

慶賀《文匯報》之際，期望與祖國同心，藉本書《樂寫中華文化生活文集》與學校師生攜手說好香港故事，誠意以本文集與師生同賀《文匯報》創意飛翔！衷心祝福！



◆文集封面。 作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了，在此恭賀《文匯報》繼續四海風行，宏揚正義，當香港市民的喉舌！

75年經營的確是不容易的漫長路，尤其是在香港經歷了無數風風雨雨、高高低低的日子，其間不少媒體早已抵受不了衝擊而倒下，而《文匯報》則愈戰愈強，且與時並進，無論印刷版、電子版、社交媒體都辦得有聲有色，深入群眾，成為業界先鋒，實在是香港人的驕傲！

我與《文匯報》的緣分也好幾十年了！年輕時我也當傳媒，公司之間有競爭，但行家之間只有友情。做記者時採訪新聞，不管來自哪家機構，不管公司的政治立場，大家都會互相交換資料或照片，工餘相聚成好友。記得行內人最羨慕文匯行家所享受的福利，他們有宿舍、有飯堂、有康樂活動，同事之間的情誼就像一家人。這是在香港其他商業機構罕見的。我也曾到過他們在灣仔舊社的飯堂去享用那廉價而又豐富的老火湯晚餐。

說情誼

及至我停職到了法國讀書，我有機會替《文匯報》歐航版寫旅遊專欄，當時的筆名是「稻齊西亞」，每篇稿都要靠郵遞。想不到幾十年後我還有機會在《文匯報》筆耕，實在是深厚的緣分。當年《文匯報》歐航版總部設於倫敦唐人區，由於任職的都是從香港調過去的老朋友和行家，我在假期時曾渡過英法海峽前往探望。文匯歐航版在歐洲多國的華人社區十分受歡迎，除有當地社區資訊外，移居當地的華人，就靠《文匯報》了解祖國和香港的消息，一解思鄉之情，並透過該報得悉歐洲多國的政策和政治最新情勢，不懂當地語言的老華僑也不會與時代脫節。

時移世易，《文匯報》早已透過互聯網傳遞即時和最新的消息，無論身處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隨時了解世界大小事和國家資訊。《文匯報》多年前已搬到香港仔的新辦公大樓，設備早已科技化，沒有變的是那份如家庭般的人情味，照顧員工的飯堂，以及那令人回味的老火湯！



小狸最近在治療牙齒，這讓「吃東西」這件事變得有了門檻——當咀嚼的「成本」增加時，只有真正的美味才「值得」入口。數日後盤點，小狸發現，相對較硬的動物蛋白是淘汰最慘烈的品類，而當中的「豬肉」幾乎全軍覆沒。一言以總結：不夠好吃，不值當吃。與廚藝無關，是普遍的味同嚼蠅。

猶記得1995年那個豬年的春晚，當時的最紅小生給全國老百姓科普了一句俗語：「百菜唯有白菜美，諸肉唯有豬肉香」，這句民諺也基本符合當年所有人的集體回憶——那時誰家燉個肉，都能引來一樓道哈喇子。而曾經「香冠諸肉」的豬肉，如今卻為何淪為餓蠅？

這讓小狸忍不住檢索最近一次吃过的好吃豬肉在哪裏，答案是四川青城山的冷門村莊。那天因為開錯路，誤打誤撞進了不知名的村落，在唯一對外賣飯的農家小院裏，農婦誠懇建議「嘗嘗臘肉吧，我們自己做的，不是外面的」，於是點了蒜苗炒臘肉和回鍋肉，掌勺的是她老公。端上來的成品如意料般毫無花巧，作為川菜連調料都沒多放，但一入口全桌都被香暈了，完全的食材碾壓，肉片極新鮮，口感緊嫩脆實，油香四溢卻不膩，簡單調味下剛好調出豬肉原本的味道，用港人最愛的話說就是「豬有豬味」，實在讓人印象深刻。那天，已不吃主食多年的小狸，竟然為這兩盤不知不覺光3碗白飯。農婦看食客吃得高興也高興，聊天說這豬也「不是外面的」，說「有一點成

保衛土豬

怪不得。大名鼎鼎的四川成都土豬成華豬，被譽為最適合做回鍋肉的豬肉，沒有之一。一身黑毛的牠們，如果純種，其肌內脂肪含量可以達到3.5%，而如今市面上最主流的進口白毛「洋豬」通常只有1%。這個肌內脂肪含量，就是決定肉香不香、味濃不濃和口感好不好關鍵，即豬有沒有「豬味」的關鍵。遺憾的是，好吃的代價是時間和金錢的成本。土豬的生長速度普遍比洋豬慢，吃得比洋豬多，生息也比洋豬少，同樣的時間和飼料下，土豬一欄還沒長好，洋豬卻已經出欄兩輪了。這使得1980年起，內地的生豬養殖業急速轉向飼養進口豬種，而中國本土的豬種在短短30年間驟減，以成華豬為例，曾經遍布整個成都平原，但卻在2013年時減剩僅為100頭，遠遠少過國寶大熊猫，以至於被封為「熊貓豬」。同樣瀕臨滅絕的還有「吃肉最高境界」東坡肉的食材「兩頭烏」，即中國四大名豬之一的金華豬等等。數據顯示，全球共有豬種300多個，其中中國現存豬種88個，當中85%的數量在急劇下降，31個品種瀕臨滅絕，2018年的調查中，4個品種失蹤，4個已經滅絕。

只是，保護熊貓人人知道，保護土豬卻鮮有人關心。面對其它生物人類本身就傲慢，何況是「食材」。

但保護土豬卻是當務之急，這不僅僅是由於「牠好吃」，更由於除了食材，豬本身也是生物之一種，是食物鏈和生態鏈之一環，保護生物多樣性是保護萬物包括人類自己之必須。保護土豬，不僅是吃貨的責任，更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即使你是素食主義者。



百家廊

李大春

禾黃吃新

「磨石響、兌忙，新糧飄香香滿堂；帶豆糕、芋卵糕，層層米漿層層包；漾捆板、打糍耙，餅糕甌糕燈籠糕；新米飯、配新茄，吃得樂悠悠。」那些年，一旦稻田裏傳來「唰唰」的鎌刀聲和「碰碰」的

穀斗聲時，人們總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這些讓人興奮的「吃新」歌謠。因為，很快就可暫不執行「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乾，閑時吃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的最高指示，即將把早已吃膩了的地瓜絲飯、白坯（白地瓜片）飯暫拋一旁，迎來的不僅是放開肚皮吃飽飯，更喜的是可隨心所欲變着花樣「折騰」幾天的糧食，這就是一年一度的所謂「吃新」。

上世紀六十年代，曾流行一首名為《社員都是向陽花》的歌，其歌詞是：「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瓜連着藤，藤兒牽着瓜，瓜兒愈肥瓜愈甜，藤兒愈壯瓜愈大……」那時，我的街坊四鄰都是人民公社的「向陽花」，唯獨我家是被常青藤圍着居民戶，每年一到農忙季節，鄰里的小「向陽花」們便會邀我到「廣闊天地」去體驗「藤」與「瓜」的滋味，當然，我跟這些發小出去的目的除了暑假有伴玩外，重頭戲是想「買張舊船票，重複昨天的故事」，登上「吃新」的客船。

那些年，「向陽花們」收割回來的稻穀總是挑到我家不遠處的一座原地主的新屋坪晾曬，鄰里的小「向陽花」們這時便成了看守穀場的半勞力，我雖然掙不到這看場的工分，但由於是暑假，為有伴玩耍，總是義務幫忙看場。小「向陽花」們在曬穀場裏就地取材，用兩挑籬筐迭起，上面用兩扁橫杆上，再用稻草蓋上遮擋太陽，地面用稻草鋪就，一座「溫馨小屋」就落

成了。鑽入「小屋」，躺在這透……稻穀芳香而柔軟的「地氈」上，感到格外愜意。不過不時還需鑽出「小屋」，拿起穀耙，翻曬稻穀，不時，還需要踩踏在這金色的稻穀上，驅趕闖入曬場的鳥兒雞兒。當然，更多的時間是在那「小屋」裏玩搶石子、動石子棋的遊戲。到了黃昏，稻穀收倉，我們便在清掃一空的穀場上將一根根稻草連接起來，蕩起繩來跳：一根繩，兩人搖，搖下來，像小船，搖上去，像小橋，穀子挑過小橋，糧食裝滿小船……

生產隊分糧的緊迫性用「老鴉沒有隔夜蛋」這俗話來形容最為恰當了。當稻穀一曬乾，統一集中到不遠處的「伯公亭」旁生產隊穀倉時，連夜分糧便開始了。我那時很喜歡跟着小來這裏看生產隊的連夜掌燈分糧，只見亭子裏，一盞亮亮的汽燈高懸在屋樑上，為分糧增添了莊嚴而又隆重的氣氛。社員們手持一把手電，猶如而今晚會現場的熒光棒，搖曳出興奮與期盼。不一會，分糧進入高潮，只見一杆大秤一次又一次地掛上幾個裝滿稻穀的籬筐，兩人用肩扛起，旁邊一人手持大鏟用於糧食的多減少添，當隊長和會計各自高聲唱出分糧戶和分糧數量時，總有一束手電筒光照射在那杆大秤的準星上，分得糧食者經核准無誤後才歡天喜地老少上陣肩扛手提把家返。

鄰居寶嬌家的糧食加工器械最齊了，什麼風扇（風穀機）、碾穀機、石磨、兌白一樣不少。分得糧食後，一些缺乏糧食加工器械的鄰居一大早便在寶嬌家門口排隊等待加工了，已沒了曬場掙分機會的孩子們這時少不了過來這湊熱鬧，幫忙搖風扇、用兌白春米、推石磨磨漿，好一派熱鬧而喜慶的「吃新」景象。這時候，大人們總喜用一些老掉牙的謎語給我們猜：

那些年，「向陽花們」收割回來的稻穀總是挑到我家不遠處的一座原地主的新屋坪晾曬，鄰里的小「向陽花」們這時便成了看守穀場的半勞力，我雖然掙不到這看場的工分，但由於是暑假，為有伴玩耍，總是義務幫忙看場。小「向陽花」們在曬穀場裏就地取材，用兩挑籬筐迭起，上面用兩扁橫杆上，再用稻草蓋上遮擋太陽，地面用稻草鋪就，一座「溫馨小屋」就落

成了。鑽入「小屋」，躺在這透……稻穀芳香而柔軟的「地氈」上，感到格外愜意。不過不時還需鑽出「小屋」，拿起穀耙，翻曬稻穀，不時，還需要踩踏在這金色的稻穀上，驅趕闖入曬場的鳥兒雞兒。當然，更多的時間是在那「小屋」裏玩搶石子、動石子棋的遊戲。到了黃昏，稻穀收倉，我們便在清掃一空的穀場上將一根根稻草連接起來，蕩起繩來跳：一根繩，兩人搖，搖下來，像小船，搖上去，像小橋，穀子挑過小橋，糧食裝滿小船……

生產隊分糧的緊迫性用「老鴉沒有隔夜蛋」這俗話來形容最為恰當了。當稻穀一曬乾，統一集中到不遠處的「伯公亭」旁生產隊穀倉時，連夜分糧便開始了。我那時很喜歡跟着小來這裏看生產隊的連夜掌燈分糧，只見亭子裏，一盞亮亮的汽燈高懸在屋樑上，為分糧增添了莊嚴而又隆重的氣氛。社員們手持一把手電，猶如而今晚會現場的熒光棒，搖曳出興奮與期盼。不一會，分糧進入高潮，只見一杆大秤一次又一次地掛上幾個裝滿稻穀的籬筐，兩人用肩扛起，旁邊一人手持大鏟用於糧食的多減少添，當隊長和會計各自高聲唱出分糧戶和分糧數量時，總有一束手電筒光照射在那杆大秤的準星上，分得糧食者經核准無誤後才歡天喜地老